

孽情

欲
火

琥林
著

因为一个“白马王子”的闯入

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顿成仇敌

一个邪火攻心吞下迷幻药

一个痛不欲生终于失踪

孽情欲火

琥 林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藏) 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：宋文之

封面设计：王习生

孽情欲火
琥林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眉山县新华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180 千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7--223—00905—5/I·223

定价：19.80 元

内容提要

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，一个
是热情似火，开放泼辣，敢于走
进一个个男人房间，让人神魂颠
倒，欲罢不能，弄得男人死去活
来，却献身不献心。一个是柔情
似水，优雅端庄，视贞节如生
命，却被一个轻薄男人引入迷
途，夺走初夜，又被随心所欲玩
弄摧残于股掌之间。

一日，一个“白马王子”进
入她们视野，两人不知不觉同时
爱上。渐渐，生死之交的姐妹一
个变成骗子，一个变成泼妇。

孽情如何了，欲火在燃烧，
好朋友作鸟兽散，这个邪火攻心
吞下迷幻药，那个痛不欲生终于
失踪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 啊，不要这样 (1)

艳艳甩掉男友，一脚踏进那心仪男人的房间。她香唇微翕着，象两片娇艳的花瓣，他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声响，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唇压了上去，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吮吸着，他的手象泥鳅一样滑进裙子里面，贴着她光润的腿部慢慢向上游移……这时她突然推开他，她发觉香水味不对，发觉他衬衣领有一丝血红……

第二章 王子带来的 (28)

在“王子”转身将要离去的时候，艳艳突然出声挽留。“王子”慢慢回过身来，艳艳迷醉了……这时早已有人偷偷拍了艳艳的一个“艳”姿……

第三章 寂寞女人 (54)

鬼佬对丰满性感的艳艳垂涎早已三尺。艳艳如鱼得水，忘情地扭摆起来，动作夸张、热烈、性感，具有强烈的挑逗性……淑桦的脸突然惨白……

第四章 不堪回首 (82)

这是一个初夏沉闷的下午，两个人都有一股莫名的躁动。志尔放下书，伸手把淑桦拥进了怀里。他干渴已久的嘴唇紧紧地粘着她的芳唇。直吻得淑桦身心俱醉，两颊通红，似喝醉了酒。志尔那团模糊的欲望越烧越旺。他使命地啃吮着，双手在她身上游移，把她放倒在长沙发上，双手开始哆嗦地去解她的衣裙，这时她清醒了，双手紧抓裙带恳求：“这样不行！这样不行！”此时的他已欲火上身，血直往上冲，她拼命挣扎，但在一阵尖锐的疼痛中，她的身体已被撕裂……

第五章 阵 痛 (108)

淑桦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，溜进厨房，想给志尔一个惊喜。他在炒菜，她从身后猛然抱住了他。他头也不回地说：你再等一会儿。边说边回过头来。这回他愣住了，锅铲“当”地一声掉进锅里。淑桦疑惑间，一个娇媚的女人一丝不挂地扭着腰肢，嗲声嗲气地走了出来……

第六章 白马王子 (131)

咖啡厅里，年轻的教授悠闲地靠在高背圆椅里。淑桦一袭纯白衣裙出现在门口，像一颗闪闪发亮的夜明珠，志雅看呆了，心里一阵冲动，不禁一把握

住淑桦放在桌面上的小手，眼睛慢慢从她的脸上落到了她丰满高耸的胸口上，从胸口落到了她浑圆的臀上……

第七章 这就是爱 (157)

淑桦秀丽的脸庞，高挑的身材，身体的曲线都曾是他熟悉的，只是现在更加美艳、性感了。志尔心虚得很，不敢多看。淑桦眼睛里那两簇隐隐的火焰，此时此刻比往日燃得更旺，形成一股火力，似乎要穿透他的身体，他方寸大乱，不禁慌了手脚，脸涨得通红，额上汗水涔涔，竟然忘了熟悉的套路.....

第八章 追 求 (186)

志雅骑着“野狼”摩托车而来。淑桦望着他的车子磨磨蹭蹭，他扔给她一只白色的头盔挥挥手：“上来吧，不要害怕。我开慢一点就是了。”她期期艾艾上了车。突然“野狼”一路吼叫着冲过拥挤的街道，淑桦忍不住疑问：他是否有备而来？但是一切已经晚了，他把她带到了郊区，把她放倒在小草坡上.....

第九章 感 觉 (209)

艳艳爱上了志雅！淑桦心绪纷乱，心头涌起一

阵说不出的滋味。淑桦一直和艳艳说话，没有和志雅的眼光接触，但她能感觉到志雅在注视她，感到了那两道眼光的压力，淑华被他的目光逼得低下了头……

第十章 心里的人 (235)

淑桦的身子在风中微微颤抖，几缕长发缠绵地抚着志雅的胸膛。他心中不由生出一股柔情，就把她迅速搂住了，低下头去亲吻那张晶莹如玉的小脸。他身上的热流也传到了她的身上。他双手捂住了她的胸口，她软了下去，低声呻吟着，泪如泉涌……

第十一章 享受爱情 (262)

艳艳突然闯进淑桦的家门，连珠炮似地骂道：“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卑鄙小人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抢我爱的人。你就凭这副娇弱，迷惑男人迷惑我。我恨你，恨你！”说完夺门而出。淑桦声音虚弱，脸色苍白，她突然爆发出一阵猛烈地咳嗽：“艳，不！听我解释……”淑桦踉踉跄跄追了出去，扑倒在地.....

第一章，啊，不要这样

林艳艳不耐烦地喝了一口咖啡，看看手腕上那只精致的瑞士女表，不禁把眉心皱成了花状。

这是艳艳的耐心到了极限的标志。

坐在对面的那个年轻男人还在不知趣地喋喋不休：“艳艳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请告诉我。我一定改！我可以为你做一切！只是不要不理我。”

“不！”艳艳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也不需要改变什么！但是孔辉你要明白，我们不可以恢复从前那种关系了。”

艳艳的回答没有一丝回旋余地。

她已经陪着这个叫孔辉的男人在咖啡馆里整整坐了两个钟头，一直听着他毫无意义地自我表白、倾诉衷肠。

艳艳不想再浪费时间。

“可这是为什么？以前我们不是相亲相爱，好好的吗？”孔辉苦恼地说。

“但那已经是过去了，我不想再重复。”艳艳毫不留情地说，“你没听说过感情的事来得快也去得快吗？何况我从没说过‘我爱你’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孔辉仍然不死心地说，“情侣之间该做的事我们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事也做了，拥抱、接吻、还有……”

下面的话孔辉似乎有点羞于开口，他警觉地望了望四周，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把一切都给了我，这还不算是爱情吗？我不信你一点都不在乎。”

这个非周日的下午，咖啡馆里照例是生意最清淡的时候，除了墙角坐了两个歇脚的外地生意人，就是艳艳和孔辉了，一举一动都显得特别扎眼。柜台后的几个服务生不时地瞟着艳艳这边。

艳艳想不到孔辉还有这番做态，不禁笑出声来：“孔辉，你没搞错吧？现在已经是九十年代了，你还在上演六十年代的文艺片。你说的这些事可并不非得有爱情才能做。咯、咯……你可千万别对我说，女人要从一而终、好女不事二夫，我要从椅上掉下来了……咯咯咯……”

艳艳的笑声惊动了咖啡馆里的每一个人。她满不在乎地回敬了不住偷看她的几个小服务生一眼，笑得越发肆无忌惮。

孔辉被艳艳嘲弄得满面通红，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下去才好。

艳艳笑够了，站起身来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孔辉一脸的沮丧，绝望地看着艳艳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完了？……我们就这样完了？！”似乎仍然不肯接受这个现实。

“事实上我们的游戏两个月前就结束了。我不希望你再这样纠缠下去！那样我们还可以做个普通朋友。”艳艳怜悯地看了孔辉一眼，转身欲走。

突然孔辉猛地跳起来，向前一扑，隔着咖啡桌抓住了艳艳的胳膊。

他这一扑甚是用力，只听“叮叮当当”一阵乱响，桌上

的咖啡杯、花瓶、烟灰缸全掉到地上摔得粉碎。

孔辉不顾一切地叫道：“艳艳，求求你！不要离开我！我不能没有你呀……”

“放开我！”艳艳没想到孔辉会如此失态，又急又气，使劲甩着胳膊，怒叫道：“你再不放开我，休想我这辈子再和你说一句话！”

这一招果然灵验，孔辉一怔，稍一迟疑间，艳艳便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。

艳艳退后一步，揉了揉被捏痛的胳膊，心里恼怒不已。

她最看不起这种死皮赖脸的男人，方才心里还有的一丝歉意，早烟消云散了。

艳艳轻蔑地看了看孔辉，换了一种调侃的语气道：“何必这样看不开？放眼世界吧！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只爱我一人？”说完艳艳扬长而去。

孔辉在背后狂怒地大叫：“你这个冷血的女人，总有一天会尝到被男人抛弃的滋味的！……”

从咖啡馆里出来，走在灿烂的阳光里，艳艳松了一口气。

想起孔辉得不到女人就翻脸的德性，艳艳象吃了个苍蝇一样难受，当初自己怎么会和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？真是瞎了眼！不过总算摆脱了他。

午后的街头，车水马龙、行人匆匆。

艳艳不觉踌躇起来，回公司上班吧，没有心情；回家呢，太早了点。

“嘟嘟……”这时手袋里的手提电话及时地响了。

“喂？”

“艳艳，我是卓越。不介意下班后我来接你吧？”

“我不在公司里。”

“那你在哪里？”

“茫然四顾，不知何处是故乡。”艳艳懒洋洋地说。

“噢，在你迷失了方向的时候，没想到我这盏指航灯吗？”听筒那头富有磁性的男中音颇具诱惑力，“到我这里来吧！我马上来接你。”

“我离你那儿不远，我自己过来好了。”

接到卓越的电话，艳艳的心情一下子好转了。卓越是艳艳最新的男朋友。

三个月前，两人在一次舞会上认识。

那时艳艳已厌倦了孔辉，颇被卓越的翩翩风度和成熟的男性气质所吸引。

卓越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但艳艳不在乎，她相信自己的魅力。

拐过一个街口，就到了卓越住的那栋大厦。

艳艳站在大厅里等电梯时，不得不承认卓越除了富有魅力的外表，对付女人还很有些手腕，懂得体贴人，讨好而不露骨。

艳艳和他相处了三个月，还没有产生一丝厌烦的心理，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了。

电梯门开了，一个时髦的女郎和艳艳擦身而过，飘过一股若有若无、勾人魂魄的香水味，艳艳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她的鼻子天生对香水敏感。

“这么快就来了。”开门的正是卓越。

“是不是比你预计的来得早了？有部电影里说，当你外出决定提前归来时，一定要事先通知你的情人，千万别给他

们一个惊喜。”艳艳开玩笑地说，“我没有给你一个惊喜吧？”

“你就对自己这么没信心？”卓越打量着站在屋中的艳艳。

艳艳有一张粉雕玉琢般精致的脸蛋，她穿着件做工考究的藕色连衣裙，合体的裁剪包裹出她那近乎完美的身段，高耸丰满的胸脯随着呼吸微微起伏，发射出一圈圈撩人的电波，更要命的是她那修长的脖子上还垂着一串长项链，心形的坠子正好搭在胸前，稍一走动便有韵律地在胸前跳来跳去，看得人心里也狂跳不止；纤细不盈一握的蜂腰，使得卓越恨不得立时上去揉捏一番；还有那在长裙里绰约可见的修长圆润的玉腿，无一不使卓越情动心热。

卓越情不自禁地把艳艳拉入了怀里，轻轻地、极温柔地吻着她的额头、眼睛、鼻尖，一边喃喃地道：“艳艳，你真美得令人心醉！……有了你，我还要谁……”

艳艳的香唇微翕着，象两片娇艳的花瓣，卓越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声响，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唇压了上去，贪婪地、如饥似渴地吮吸着、挤压着……

卓越的身子开始发热了，他一弯腰，抄手就把艳艳抱了起来，放到了沙发上。

艳艳从卓越的怀里挣了出来，撒娇似地道：“人家刚来，你就这样性急。我口渴了。”

“小妖精，你就会挑逗人！”卓越有点不甘心，但还是站起身走到酒柜前问：“你喝什么？要不要来点白兰地？”

“不，我要一杯矿泉水。”

卓越倒了一杯矿泉水给艳艳，又给自己倒了杯酒，和艳艳并排坐在沙发上。

艳艳把腿架在茶几上，悠闲自得地喝着水，说：“卓越，

你说我们分了手会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今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对情侣因为分手吵得天翻地覆。——你说我们如果到了那一天会怎么样？”艳艳坚持问道。

“将来的事谁能预料得到？不过——”卓越呷了口酒，想了一下，道：“首先，我们都不会为对方自杀。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不会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爱得死去活来连命都不要。我们也不会吵得天翻地覆，更不会纠缠对方，因为我们都是要面子的人。”

“那么说分手就分手，谁也不在乎谁了。”艳艳明知卓越说的是实话，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

“你平时不是挺洒脱的吗？今天怎么尽问这些事？”卓越笑嘻嘻地说，“当然你不在乎我，我可舍不得你。”

“那么多女人你都丢了，就只舍不得我？鬼才信你的。”艳艳斜瞟了卓越一眼，娇嗔地说。

卓越见了艳艳这副娇媚的样子，早已失魂落魄。

他放下酒杯，把艳艳搁在茶几上的腿移到自己膝盖上，替艳艳脱掉了鞋子，伏下头来吻着艳艳那鹿般的长腿，他的手象泥鳅一样滑进裙子里面，贴着她光润的腿部慢慢地向上游移……

卓越的动作相当老练。

他的手很有肉感，抚摸得很轻很温柔。

艳艳舒适地闭上了眼睛。

当他的手触到她的大腿根部时，艳艳的身子不禁颤动了一下。

卓越空出一只手来，伸到艳艳的背后，“嗤”的一声轻

响，拉开了连衣裙的拉链。

艳艳那洁白、美好的乳房象揣在怀里的两只小兔子跃然而现。

卓越低叹了一声，把头深深地埋了进去。

艳艳的下颌抵着卓越的头，温柔地抚摩着他浓密的黑发。

突然，艳艳的鼻子猛缩了一下，她闻到了熟悉的一股香水味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

艳艳立刻敏感地分辨出这是女人用的香水，决不是卓越平时用的男士古龙香水。

这香水味好熟悉，淡淡的、若有若无。

艳艳追索着……她想起来了，这香水和刚才在电梯口遇到的那个女郎身上用的是同一种。

艳艳全身的血液立刻加快了流速，脑中飞快的闪过到卓越这里来后的一幕幕情景……怪不得卓越开门就说‘你这么快就来了’，艳艳回想起卓越说这句话时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、不自然的表情。

接下来，艳艳又无情地发现，卓越的衬衣内领有一丝红色的痕迹，那是女人残留下来的口红印，而艳艳是从不用这种鲜艳的口红的。

艳艳愤怒地把卓越埋在她胸前的头一把推开。

“小甜心，别折磨人了……”卓越情迷心乱，没有发现艳艳的异样，嘴里喃喃地说着，又要俯下头来吻艳艳。

艳艳用力掀开卓越，溜下沙发，站在房中一声不响地整理装束。

卓越没回过神来，一脸迷惘地望着艳艳。

这事来得太突然了，到了这一地步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

指责卓越、大吵大闹、分手？或是装作什么也没发现？……艳艳脑中飞快地思索着。

她有一种受伤的感觉，倒不是非常嫉妒，而是强烈的自尊心让她受不了。

艳艳一向是非常自信的，只要是她看得上的男人，没有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。

从来没有哪个男人敢背叛她，从来都只有她甩别人，而这个卓越居然根本不在乎她，有了她后还和别的女人来往，和别的女人幽会的同时又打电话约她！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卓越已发现了艳艳有点不对劲，“艳艳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”

艳艳强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：“有件事我一直想对你说，不知……怎么说才好……”

“艳艳，你一向不是吞吞吐吐的。”

“那好，”艳艳镇定地直视着卓越，“我不想再和你这样下去了。”

“你是说分手？”卓越果然不愧是个情场老手，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亦很沉着。“是的。我这次来就是专门和你说这件事的。”艳艳面无表情地脱下一枚钻戒放在茶几上，“这个，还给你！”

“你在玩召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手段？前一分钟还是情意绵绵，下一分钟就断然拒绝我。”

卓越根本不相信艳艳的话，他怀疑地望着艳艳，“你不是真心要分手吧？”

“我林艳艳是那种屑于对男人用手段的人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你和每一个女人分手都向她们解释吗？”

“这就是你的原因！”卓越自信地笑着说：“艳艳，你是个豁达的女人，你不至于对我以前有过许多女人斤斤计较吧。是的，我的名声是不太好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！有了你，我再也不想要别的女人了。”卓越说起谎来，面不改色。

艳艳厌恶地看了卓越一眼，突然哈哈大笑：“张卓越，你太自信了吧？我会为你吃醋？哈哈……真是好笑！我早就对你不耐烦了。”

艳艳拿过手袋：“对不起，下面还有人在等我。恕不奉陪了。”她决心要打倒卓越那可恶的自信。

“谁在等你？”卓越果然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走到窗前去张望。

他指着对面街边一辆雅马哈“天王车”旁边的男人道：“是不是他？”

那男人正倚在车身上看报纸，不时看看腕表，显然是在等人。这时他正好无意识地抬了一下头，艳艳看清楚了，那是一张年轻、英俊的脸。

“不错，就是他。”艳艳不动声色地说完就走。

“等等！”

艳艳在门口回过头来嫣然一笑：“你说过分手不会纠缠我的。”

卓越的脸色倏地变了，失声叫道：“我不信！我不信你这么快就离开我！我对你还是有吸引力的。——那毛头小子有什么好？”

“你是很有吸引力，可是你太老了，你已经三十五岁了。”艳艳抓住了卓越的痛处，狠狠地报复说：“你不觉得他比你要青春有活力得多吗？”

卓越脸色苍白地跌坐进沙发里。